

绿茵场上的抒情诗人

□盐城 河海洋

刘嘉伟,何许人也?乃苏超盐城鹿战队球员是也!作为一名伪球迷,从去年苏超以来,我几乎是每一场和盐城鹿战队有关的比赛都关注了。从热爱这个词语出发,我以为我又的确是一个真球迷。我可能不是一个足球球迷,但我是一个鹿战队球迷。

自2026苏超开赛,刘嘉伟一头飘逸的长发,便成为鹿战队乃至整个苏超一道风景。他凭借过硬的战技,一赛成名,“盐城皮尔洛”的爱称也正是在首战之际,被球迷赋予的殊荣。

在足球赛事中,中场是核心,是灵魂。中场一肩挑两头,是后卫和前锋的桥梁,是传送带,没有前锋进球的耀眼时刻,只有抢断、组织、精准投喂,拼的不是蛮力,是智慧,是四两拨千斤的事半功倍。中场难,是四面围剿的大战场;中场难,是“围剿”与“反围剿”的战火叠加。看刘嘉伟,凭着硝烟弥漫中的那份沉着、冷静,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,在多点围追堵截中,犀利破局。此

刻,必定能听见解说员那句“当皮尔洛一头长发飘起来的时刻,便是又一次神传之际”,这样的解说,是独属于中场刘嘉伟的颁奖词。

足球的神奇在于多变,毫不夸张地说,每队十一人的配置,便是十一的十一次方的蝶变。足球的魔力和魅力,是一体两面。其好看,耐看,值得看,也正在于此。无论是在现场,还是在屏幕前,每一个人都恨不得上去踢一脚,仿佛自己的那一脚,才是关键一脚。正如戏剧一样,足球本身就是一场魔剧。那么,足球真的那么轻松吗?不是的,足球之难难于上青天。即便是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上,个人能力再牛,最终还要看球队的团结。所谓运气,其实就藏在团结里,团结就是力量,团结才有力量。中场的刘嘉伟,是深谙团结的力量,唯有甘于牺牲自己,乐于成全他人者,方能不负中场。从苏超助攻榜上的23号,到“关键传球”,再到“关键先生”,每一个专有名词的背后,都是作为中场的刘嘉伟的大美抒情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,足球无疑也是人生的一个镜像。

纵观盐城鹿战队的每一场比赛,无论

是前几场的顺风顺水,还是近几场的逆境磨砺,以及上一场和无锡队的握手言和,每一次都是对拼搏的最好诠释,如果说拼搏力没有满分限制的话,我想鹿战队的拼搏力正是逐级升格的。这样的螺旋上升,是一步一步扎实踢出来的。从去年到今年,鹿战队和水蜜桃队之间,便形成了一种深度对抗,不是简单的输赢二字所能轻描淡写的。然而,以刘嘉伟为代表的鹿战队,终于显露出了麋鹿该有的姿态,在超越极限里鹿死谁手,尚未下定论。90分23秒,这一分改写的不仅是比分,更是“拼到最后一秒的结晶”,是“永不放弃”的兑现,是“燃尽”的心路定格,很多时候,我们离理想真的只差一丝一毫,刘嘉伟做到了,鹿战队做到了。除了祝贺,还有致敬。

当刘嘉伟一记头球攻城拔寨后,走向球迷区双手指向胸前的“盐城”二字时,此刻无言便是最好的语言,是诗,抒情诗。绿茵场为笺,双脚为笔,翩若惊鸿,婉若游龙。我想此刻,泪目的球迷,必定不在少数。此刻,有一种共情便是苏超之魂的最好注脚。爱你所爱,原来我们所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,更是我们身后的那座城。

2路公交

□南京 生如夏花

8月5日下午,我终于如愿打卡了2路青石街新大众文艺共创专线。

我在中华门地铁站等候,一辆主色调为金黄色的2路公交车向我驶来,车头“青石街”三个黑色娟秀的大字非常醒目。右侧玻璃窗上方用黄色字体写着“青石街,新大众文艺共创专线”一排字,老远就可以看见。读到“青石街”三个字时,内心特别温暖和亲切,因为我就是现代快报“青石街”的作者。

车的座位上都穿了薄荷绿的“青石街”套装,妥妥的文艺范儿。

窗玻璃上还有一句句走心的话语:“六朝如梦,抵不过青山依旧,到底是南京。”“南京城装得下六朝旧事,装得下梧桐深深,也装得下青石街,短短不足六米的窄巷,而我的心里刚好只装得下你。”“想把南京的晚霞拍给你,风很轻,藏着我第103次,欲言又止地想你。”“当年通行的艰难,农场的青涩时光,都化作了今日窗外的繁荣和书香,这一路有往事可追忆,有春光在眼前。”

透过这样的车窗,看高大翠绿的梧桐树、大报恩寺琉璃塔、中华门城堡……一帧一帧镜头,更添了一种朦胧的美。

在我前排坐着两位阿姨,用南京话聊着晚上为家人做什么菜肴,满满的烟

火气弥散开来。

我抬头忽然发现车内还有地名介绍。中华路、青石街、大行宫、太平门、岗子村、锁金村……每个地名背后都是南京故事,也是我的故事。

说来我和2路车以及南京有很深的缘分。1994年春天,我和丈夫从苏北来到江宁陶吴小镇,在亲友的帮助下开了一个种子店。那时我们白手起家,从零开始创业。老公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,种子店我负责经营。我们当时进货就在南京的岗子村,那里有一家南京市蔬菜种子公司。

开始时店里生意清淡,资金也不足,只能少量进货。我经常在下午的时候,关门上锁带着蛇皮口袋到岗子村进货。从陶吴坐公交车到南京中华门,然后在中华门坐2路车到岗子村,车程近一个小时。这样往返进货的时间,前后达20年之久。

从中华门到岗子村,几乎穿越整个南京城。今天当我看了地名介绍,如获至宝。2路一线串起十朝都会,处处六朝烟水气。

你在车里,也在故事里。最具文艺范儿的公交车,非2路青石街新大众文艺共创专线莫属。

荷花牌电扇

□徐州 刘学杰

收拾地下室时,我翻出一件老物件——一台20世纪90年代在徐州铁路商店入手的荷花牌电风扇。

当年能买下它,多亏了老同学张健。他父亲在铁路商店的布匹柜台上上班。那时候空调十分稀罕,就连电风扇也是寻常家庭高攀不起的奢侈品。盛夏纳凉,全凭一把竹扇,一到傍晚,街坊邻里都聚在门口大树下,席地而坐唠家常,总要熬到深夜暑气散尽,才摇着扇子各自归家。大院里唯有后院的周厂长家,早早摆上了电风扇,在旁人眼里格外让人羡慕。

1997年夏天,铁路商店即将撤店清仓,一批电风扇内部折价处理。张健第一时间跑来把消息告诉了我。我满心期盼,跟父母软磨硬泡,拿出自己攒了许久的私房钱,总算如愿抱回了心心念念的荷花电扇。

那时我家住房,两间主卧外加一

间自建小厨房。我把风扇摆放在屋子正中,开启摇头模式,屋里五口人,全都能吹上徐徐凉风。这台风扇陪我们度过了一整个又一个整个舒爽的盛夏。后来搬进楼房,家里先后装了吊扇、空调,电器越来越齐全,这台老电扇慢慢被闲置。我怕它积灰老化,特意套上防尘罩,收进了地下室仓库,一放就是二十年。

今日擦净厚尘,插上电源,扇叶稳稳转动,熟悉的风声一如往昔,岁月好像从未走远。这台荷花电扇,是旧时光里难得的清凉,更是我和张健数十年情谊的见证。年少时他记着我的心愿,送来购机的好消息;漫漫三十年,我们聚散有时、偶有拌嘴,可但凡一方遇事,必定倾力相助,情谊经得住流年打磨。

静静转动的荷花扇,呼呼风声中,吹走的是旧日酷暑,吹不散的是半生友情,也留住了一段朴实温暖的岁月。



掌心钥匙

□湖北大冶 石朋庆

钥匙是冰冷的金属,可一旦被握在掌心,便融入了人的体温。它不言不语,却比任何语言都更懂得“家”的含义。它开启的,从来都不只是一扇扇门。

我最早拥有自己的钥匙,大约是5岁的时候。那时住在乡下,父亲在乡卫生院上班,母亲在生产队里干活,无暇顾及我,便在我脖子上挂了一把钥匙,让我放学后自己开门回家。

记得那天傍晚,天已经很黑了,母亲还没回来。我跑到禾场去等她,顺手把脖子上的钥匙取下来,当成玩具在手里使劲地甩着转圈。没想到手一滑,那把钥匙竟飞了出去,落进了一望无际的水田里,再也寻不见了。

那一刻,我慌了神,像是弄丢了全世界。母亲闻讯赶来,在泥水里摸索了许久,最终也只能无奈地叹口气。那天晚上,父亲回家后严厉地训斥了我一顿。他告诉我:“钥匙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,掉钥匙比掉钱包还严重!”说完,他解下自己脖子上那把系着红带子的钥匙,郑重地挂到了我的脖子上。

参加工作后,我接过了不同的钥匙。在医院门诊药房上班时,主任将药房的一把钥匙交到我手上时,我深感肩上压着千钧重担。看似管的是钥匙,实则管的是生命。那段日子里,我时刻保持着专注,生怕有丝毫闪失,更怕这把承载着责任的钥匙,再次飞进人生的“水田”里。

后来工作调动,领导将干部人事档案室的钥匙交给我。我知道,那是每个人生命轨迹的写照。那些年,我如履薄冰,将这把钥匙看得牢牢的。

如今,腰间的钥匙串渐渐轻了。指纹锁、人脸识别、手机NFC……这些“智能钥匙”正悄然取代那些沉甸甸的金属钥匙。它们便捷、高效,动动手指,门便应声而开。

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钥匙的内核从未改变,背后承载的“责任”二字历久弥新。家里的钥匙,是对家人的责任;办公室的钥匙,是对工作的担当;车子的钥匙,是对安全的承诺。

人生其实也是由一把把钥匙串起来的。珍惜手中的钥匙,便是珍爱自己的人生。

奶奶的陶罐

□南京 潇湘子

奶奶走后留下了一只陶罐。

那原本是一只灰扑扑的陶罐,有着圆滚滚的将军肚,高度与常用的高压锅差不多,罐口有往外翻出的耳边,方便端拿。它的四周雕着简易的水仙花,花与花之间刻着“六畜兴旺”“四季平安”八个字。奶奶养育了八个子女,爷爷过世后,奶奶便随她的三儿子(我的父亲)生活。那只陶罐就放在她的床头下。一只陶罐,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。

上初中时,我在学校寄宿,到了周五才能回家。那时正值长身体,总感觉吃不饱,每周最盼望的是星期五下午放学回家。至今,我的头脑里还有着这样的画面: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从学校一路飞奔回家,我家在山坳里,快到家时,我站在山顶上喊:“阿婆,我放学了。”山坳里的奶奶早就站在堂屋前的简易洗衣台前,扯着长音接话:“哦,乃几(孩子的意思),饭好了。”

父母每天都要忙着地里的农活,只有年迈的奶奶在家。到家后,我把书包往躺椅上一扔,奶奶已经帮我把饭盛好了,面前摆着从陶罐里拿出的咸鸭蛋。至今我都感到不可思议,两大碗堆成小山般的大米饭,我能就着一个咸鸭蛋,狼吞虎咽地全部吃完。吃完饭后,约上三五个小伙伴,牵着家里那头老黄牛去田埂、水坝边吃草。

那只陶罐是奶奶的嫁妆,原本是一对的,不知什么时候,被打碎了一只,剩下的这只被奶奶视为珍宝。陶罐平时就放在她的床头下,时不时她还要搬出来擦拭一下。印象中,里面除了装过咸鸭蛋,还养过土醋。奶奶从别人家要来醋种,添上烧开的凉水,用一个碗倒扣在陶罐上面,再往罐口的耳边注上水,做好密封。家里谁要是没胃口,或是受了些风寒,舀上两勺这样的土醋一喝,没过多久就好了。

后来我外出读书、工作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而陶罐的颜色也越来越深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奶奶还是没扛过疾病的侵袭。大姑到我家来照顾生病的奶奶,熬中药用的就是那只陶罐。那个时候,奶奶躺在床上,头上搭块灰色的毛巾,那只已经变成黑色的陶罐,就在她眼前的火炉上“咕嘟咕嘟”地冒着泡,一股刺鼻的中药味弥漫在房间里。奶奶望了一眼陶罐,叹了一口气,又闭上了眼睛,等待着那口凉下来的中药,维系着对生命的渴望。

86岁高龄的奶奶最终在那只冒着热气的陶罐的陪伴下,走完了她的一生。奶奶走后,那只陶罐依旧在她的床头下放着。后来整理奶奶的房间,父亲不小心碰到了那只陶罐,陶罐应声而裂。父亲先是愣在那里半天,继而抱着那只已经碎裂的陶罐,整个身体都在控制不住地颤抖。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已是六十多岁的父亲,在我面前失去体态的悲伤模样。那只陶罐整整裂成了八块,有大有小,而奶奶刚好养育了八个子女。

父亲说,陶罐是土地的子女,而操劳了一辈子的奶奶,也如同那只原本灰色的陶罐,最终化成了大地的女儿,投进了大地的怀抱。碎裂的陶罐虽再不能盛物,却像奶奶的牵挂,刻在每个子女的心里。而奶奶的八个子女也秉持着她勤俭持家的生活本性,开枝散叶,用辛勤的劳动滋养着这个大家族,一年又一年,一代又一代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